



人民論壇

PARTAI RAKYAT NEGERI SINGAPURA

第93期

15 - 4 - 1970

31,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TEL: 494006

新加坡人民黨機關報

油印版

M.C.(P) 1735

本期出8版

每份一角

蘇修是我國人民的死敵

(馬來亞革命之聲四月十二日電)內外交困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妄圖從對外擴張和侵略中尋找出路。今年以來，蘇修對我國的加緊深入就是他們這個罪惡陰謀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蘇修還配合尼克松的「新亞洲政策」，竭力歌頌布列日涅夫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鼓吹亞洲國家迅速採取軍事行動對付假設中的敵人。

三月中旬，印尼法西斯頭子蘇哈多到我國進行陰謀活動，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簽訂了所謂的「友好條約」。這兩個帝國主義走狗在會談中又一次強調，要加強所謂「區域性的合作」。為帝國主義在這個地區的侵略政策效勞，並且叫嚷對印度支那的局勢感到關切。

從蘇哈多闖進我國的那一天起，到三月二十七日止短短期間內蘇修駐吉隆坡大使館，散發了大量反革命材料給報社季刊和各報記者，其中包括兩篇又長又臭的文章，大力鼓吹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蘇修大使館的文章大肆污蔑亞洲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蓬勃發展的革命武裝鬥爭，無恥地狂叫什麼「我們這個世紀的罪惡點都是在亞洲」。因此，為了對付假設中的敵人，文章接着販賣格里姆林宮頭目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黑貨，說『鑑於最近柬埔寨、老撾、越南和中東局勢的發展，「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蘇聯已經表示願意同亞洲國家進行指商和會談，以便促進這個地區的集體安全。』

文章為了給簽訂所謂「友好條約」的蘇哈多集團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壯胆，公然同這兩個傀儡集團一唱一合，叫囂什麼「我們認為要建立「集體安全」，首先必須在各國之間達成協議的基礎上，或者通過國際組織，由各國採取保障和平，防止侵略和進行反對侵略的鬥爭本方面的聯合行動。」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徒使蘇哈多集團與拉赫曼——拉查克集團進一步結成革命神聖同盟的原因，放肆地散發反革命

材料，進行這些卑鄙的活動，毫無疑問，是同美帝國主義最近期間在印度支那和整個東南亞的侵略計劃密切配合的。

在經濟方面，今年以來蘇修對我國的滲入日愈加緊。去年，蘇修輸入到馬來亞半島的貨物只有三百多萬元，但是到今年三月初已經增加到七百萬元。

去年，蘇修舉辦所謂「商品展覽」之前，馬來亞半島只有八家蘇修代理機構，現在已經增到二十家左右。

蘇修準備從今年八月到十一月在我國舉辦三次所謂「工商業展覽會」。此外，蘇修決定在我國建立永久性的「貿易資料局」進行新的陰謀活動。同時，蘇修還打算在吉隆坡開設銀行，對我國人民加強掠奪。

從這個月起，蘇修航空公司的飛機，將正式和吉隆坡通航，莫斯科與星加坡的航空來往開始得更早。

所有這些都是為蘇修的擴張服務的。

隨着蘇修掠奪的加強，近年來，每月平均有五十艘蘇修輪船開到星加坡活動。

在文化方面，蘇修的滲入也逐步加緊。自今年一月，蘇修芭蕾舞團闖進我國進行活動之後。二月底，蘇修在吉隆坡舉行所謂「藝術展覽會」，僞內政部長伊斯邁親自出席為之捧場，肉麻的吹噓蘇修與傀儡集團之間「有著非常親切的關係」。接着三月二十四日，李光耀集團又為蘇修舉辦「電影週」，吹捧修正主義貨色，稱之為「從星加坡文化窗口吹過來的一陣清風」。

在軍事方面，李光耀集團却叫嚷蘇修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感到敬佩，希望蘇修提出具體內容之外，有消息說，李光耀集團準備讓蘇修海軍艦艇使用星加坡海軍船塢。

蘇修這些無恥行徑，進一步暴露了他們的深淵面目，必將激起我國人民的無比憤怒。我國人民一定要同全世界革命人民緊密團結，把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進行到底！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紙老虎！

日益覺醒的吉蘭丹農民

〔馬來亞革命之聲四月四日電〕吉蘭丹是我國兩大產米區之一，稻田面積約十九萬英畝，僅次於吉打州，等於全國稻田總面積的二十巴仙，絕大多數的稻田集中於吉蘭丹河的三角洲，這里是半島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由於英帝國主義及傀儡政權的蠶征暴戾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吉蘭丹的稻農過着極悲慘貧困的生活。

吉蘭丹河三角洲原是「魚米之鄉」，一直到本世紀初這里出產的米量，仍然能夠供應全州人民的食用。但是，近六十年來由於階級剝削日益嚴重，生產力的發展大受限制，稻米產量大大降低。因而，造成了產米區必須從外面進口米量的怪現象。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為了進一步掠奪農民，正在吉蘭丹河的支流格姆布河以及蘇埃羅河的支流勒馬爾河建造兩座水壩。爲了掩蓋他們的罪惡目的，傀儡集團開動宣傳機器，把這些勞民傷財的「水利計劃」吹噓爲「照顧農民的工程」。可是，傀儡政權的反動宣傳是騙不了農民的。

在吉蘭丹水庫靠近邊境麻道班讓有一條灌溉幾千英畝的水渠，還是當地農民在一九二一年修築起來的。日本法西斯侵佔我國之後，這條水渠就被日本強盜破壞了。多年來，農民要求英帝和傀儡政權幫助修築這條水渠，但是，他們完全置之不理。這就使農民看得很清楚，統治階級口蜜腹劍，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什麼改善農民的生活，而是鞏固官僚剝削制度，對農民進行更加瘋狂的掠奪。

吉蘭丹農民以種稻爲主，無地少地的農民人數很多。稻農中間有一半左右自己完全沒有土地，許多農民窮到連租地的能力都沒有，光靠出賣勞動力勉強過活。有點土地的農民，土地也少得可憐，例如格姆布河和勒馬爾河一帶的稻農，每戶一般的只有一到三英畝土地。儘管他們終年勞累，但是出產的米量仍然不足於養活一家大小。而且，還有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一小塊土地同時屬於幾個人所有，依靠同一塊土地過活的人現在越來越多，因此，每人的收入也就越來越少了。

向地主租地耕種的貧民，生活自然更苦了，農民一般繳的是食物地租，佔一年收成的五十巴仙以上。不管發生了多嚴重的自然災害，例如水災、旱災、鼠患等等，地主仍然強迫人民繳足租金，一分也不能少。在傀儡政權準備強迫農民種雙季稻的地區，地主也向別一個州的地主一樣，都事先提高地租，有的甚至把土地收回來，強迫農民當他們的頑工。傀儡政權曾經在一九六七年頒佈了所謂「稻田耕作者法令」，侈談什麼「限制地租」以保護田農的利益」，可是，傀儡政權一方面把這個法律交給僞「國會」通過，一方面縱容地主向農民榨取更高的地租。

除了地主剝削之外，傀儡政權還向農民強徵土地稅，水利費、宗教捐等奇捐雜稅，對廣大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

最近，他們又提高土地稅，一般的田地增加卅十三巴仙，那些所謂從「水利計劃」得到好處的田地，則增加五十巴仙，這樣一來，大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地主是農村里最有錢的人，但是，他們自己不交宗教捐，而把這個負擔全部加在農民的身上。按照回教的教規，貧苦的人不但免交這種宗教捐，而且有權從遺筆捐費得到救濟金。根據僞「宗教局」的官樣文章，每年收成超過四百千冬的農民還應該交相當於他們收入十巴仙的「宗教捐」，可是，他們說的一套，做得又是一套。被迫交捐的都是收入不敢支出的貧苦農民，而且所徵收的不是收入的十巴仙，而是所謂「法定數額」的雙倍。貧苦農民極爲不滿，紛紛拒絕交捐，傀儡政權的野蠻處罰，激起廣大農民更加頑強的抗拒。

馬來官僚資產階級所控制的機構，同僞「合作銀行」、「銀業合作社」和僞「農產銷售局」也像剝削其他各州農民一樣，殘酷剝削吉蘭丹的稻農。最近，僞「合作銀行」和吉蘭丹的「農業合作社」勾結起來，搞了一個「綜合計劃」，企圖壟斷產米區的幾乎所有重要活動。僞「農產銷售局」在實體丹沒收了幾十英畝農民土地，建造了一座價值三百萬元的收購和加工中心，以便對農民進行更加瘋狂的掠奪。

吉蘭丹的農民 像全國農民一樣迫切要求土地，顯然在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下，農民這個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傀儡政權泡治了許多條例，以保證土地始終集中在反動統治階級手里。例如：農民申請土地時必須先繳納五百元的所謂「接種金」，這就意味着廣大貧苦農民連申請的權力也沒有了。

在英帝和傀儡政權的瘋狂剝削下，吉蘭丹農村破產的現象十分嚴重。許多無地的農民被迫離鄉背井到外地謀生，每年收割季節一到，平均就有一萬五千人遠途跋涉到吉打和玻璃市的農場去當臨時工，到泰國南部找職業的人每年至少也有五千人。還有不少破產和失業的農民淪爲外國壟斷資本和官僚買辦資本的廉價勞動力，或被迫去當傀儡政權的軍警。

吉蘭丹的廣大貧苦農民，在歷史上曾經進行過反英武裝鬥爭，由於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出賣，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的鬥爭失敗了。今天，壓迫和剝削他們的仍然是當年向英帝投降的這些反動階級，傀儡政權就是這些反動階級的總代表。

貧苦農民在長期鬥爭中已經認識到：只有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馬來亞共產黨才能保護農民的利益，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武裝鬥爭，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因此，有越來越多的貧苦農民熱烈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擁護解放軍，參加解放軍，爲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而鬥爭！

沒有貧農民，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

永放光芒的红星

——記女游擊戰士麥蒙(MAEMON)的英雄事跡

(馬來亞革命之母三月廿日電)在彭亨淡馬魯附近的馬來甘榜里，曾經出現過一個與衆不同的坟墓，墓碑上刻着一顆光芒四射的紅星。敵人把它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企圖破壞它，革命群衆却把它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遺跡，懷盡辦法保護它，這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初期，在彭亨文德甲附近的樹膠園里，發生了一次激烈的戰鬥。一個女游擊戰士在重圍的情況下以壓倒敵人的革命英雄氣概，同人數比自己多十幾倍的敵人展開英勇搏鬥，儘管距離敵人的槍口只有十幾碼，可是她毫不懼色沉着應戰。她雖然受傷了，但是仍然忍着劇痛，頑強戰鬥，最後她拔出手榴彈，向敵人扔去，轟隆一聲，炸死炸傷了一批敵人，她自己也為革命壯烈犧牲。

她，就是民族解放軍第十支隊的女戰士麥蒙。

麥蒙同志犧牲以後，革命群衆深切的懷念她，為了保護她的遺體不讓敵人沾污，革命群衆同敵人展開了堅決的鬥爭，把麥蒙的遺體從敵人的手里奪回來，安葬在她生前工作過的地方，並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一顆光芒四射的紅星，寫着“彭亨女兒麥蒙”。是的，麥蒙是彭亨馬來族勞動人民的好女兒，是馬來亞各族人民的好女兒，是黨的好女兒。麥蒙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她犧牲一週年，淡馬魯附近的革命群衆要替麥蒙掃墓，在她的坟地上進行悼念儀式。這一天，敵人如臨大敵，調兵遣將進行封鎖鎮壓妄圖阻撓。可是，敵人的陰謀失敗了！群衆仍然舉行紀念活動。至今，革命人民仍然深深地懷念她，有些群衆給自己的女兒取名麥蒙，要她們學習麥蒙的革命精神，繼承烈士們還沒有完成的革命事業。

為什麼麥蒙同志受到群衆無限的愛戴呢？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壤。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麥蒙就是這樣的一個革命戰士。

一九四八年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爆發時候，麥蒙在淡馬魯的一個甘榜做民運工作。一天，她得到消息，說甘榜里有一個奸細去向敵人告密。當時情況十分緊急，而其他同志都出發工作了，這個混進群衆組織的奸細知道，明天有交通員從那裏下來，帶有緊急的重要文件。如果敵人在半路埋伏，交通同志就會受損失；如果奸細帶敵人來抓群衆幹事，革命組織就會遭到破壞。在危急的情況下，麥蒙首先想到的是組織，是同志，是群衆。麥蒙立即從她住處趕到甘榜，在半路上，她拐彎去到交通員可能經過的小路上，找到一棵顯眼的大樹，在樹上刻一個記號，通知交通員甘榜有敵情；接着她馬不停蹄趕路到甘榜，挨家挨戶通知組織，群衆和幹部，叮囑他們採取措施，對付敵人的突襲，保護組織和群衆的安全。

這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可是，麥蒙仍然不放心，她想：“交通員可能走別條路，看不見暗號，應該趕到敵人前頭，今晚就渡河到對岸，通知交通員不要過河來。”麥蒙爭分奪秒地走到河邊，發現河邊的幾個渡口都有敵兵在埋伏，但是，敵情嚇不倒她。她想：“今天晚上無論怎樣一定要渡河。”當天烏雲密佈，雷電交加，片刻間下起傾盆大雨。她顧不了這些，一邊走一邊觀察河邊情況，尋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渡過河去。

彭亨河是馬來亞最大的河流，當時正是雨季河水高漲，波濤洶湧。窮凶極惡的敵人從來沒有把麥蒙嚇倒，惡浪滾滾的大河也不能叫她低頭，她來到一個離渡口比較遠的地方，跳進惡浪滾滾的彭亨河里。經過一番搏鬥，她終於戰勝了急流險灘，勝利渡過彭亨河。

一上岸，麥蒙喘着氣，三步兩步就跑到和交通員經常聯絡的地點，發現交通員和幾個戰士已經動身了。麥蒙心里更着急，她又趕到河邊，找到一隻小船，以最快的速度趕去攔阻已經乘船渡河的同志。由於麥蒙同志奮不顧身的努力，終於把同志們攏了回來。

經過這次大風大浪的鍛鍊，麥蒙同革命群衆建立了生死與共的魚水關係。她英勇頑強橫渡彭亨河的事跡迅速傳遍炎馬魯遠近的甘榜，她這樣一心為革命，一心為人民的精神受到群衆熱烈的讚頌。麥蒙這樣革命的種子在人民的土地上生根、開花了。

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和黨的培養，使麥蒙茁壯成長。麥蒙十幾歲就接受革命的影響。抗英民族解放戰爭一爆發，她就堅決響應黨的號召，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無論是做民運工作或是在部隊，她都做到：吃苦在別人前頭，享受在別人後頭。關心黨和群衆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因此她深受同志和群衆的愛戴，困難愈大她的鬥志就愈強。

對同志對人民愛得深，對敵人恨得透。她親眼看見過敵人逮捕、屠殺群衆的法西斯暴行，她親自遭受過敵人的迫害。她的丈夫——優秀的共產黨員阿南卡星，也是在戰鬥壯烈犧牲的。敵人不只殺害阿南卡星，而且迫害她的女兒，甚至連不滿週歲的小女兒也不放過，結果她的兩個女兒跟隨着收養她們的父母離開背景，流落他鄉。但是敵人的法西斯暴行，動搖不了麥蒙的革命意志，反而激起了她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她把階級仇恨烈火集中在槍口上，同敵人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為革命而死，雖死猶生。麥蒙永遠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今天在根據地，游擊區各民族廣大群衆中，仍然傳頌着麥蒙的革命英雄故事。民族解放軍第十支隊司令部，在前年紀念“六·廿”廿週年前夕，表彰了阿南卡星、麥蒙等烈士的英雄事跡。

敵人可以毀壞烈士墓碑上的紅星，但是革命人民心中的紅星却永遠放射光芒！



威爾頓在標布橫的「來回」美國美把即立着萬聯萬民人關美

評‘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最近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也祭起了“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個口號是應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出現而提出的。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口號呢？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新殖民主義口號。過去，喊這個口號最聲嘶力竭的是英帝的忠實走狗李光耀集團。李光耀集團為什麼喊得那麼瘋狂呢？那當然是為了他們自己集團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也為了贏得華印族人民的支持，以取代“馬華公會”使之有利於入伙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以成為“伙伴關係”。以便互相勾結共同對付馬來西亞各族革命人民。但是，由於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同李光耀集團之間存在着互相爭奪的矛盾，尤其是他們之間爭做大走狗的矛盾，因此，也就無以實現了。

現在，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也祭起了這個新殖民主義口號的破爛貨。本來嘛，他們是反對這個口號的，原因是這個口號不利於他們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不利於他們瘋狂煽動馬來沙文主義情緒，也就是不利於他們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雖然，這樣一個反動透頂的新殖民主義口號對於這樣一伙瘋狂的馬來沙文主義者在當時也還是接受不來。現在，由於他們迫於外形勢，尤其是“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後，華印族人民更加強烈地起來反抗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迫害，各族人民心向盼望由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的早日勝利；也由於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的反革命需要，即為了欺騙各民族人民，為了加紧有效地迫害華印族人民，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也從李光耀集團那兒學會了利用這個口號。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集團曾經利用這個口號做護身符和遮羞布，利用這個口號來保護他們的主子——英帝和他們自己集團的利益，欺騙各族人民，兇狠地鎮壓各族革命人民。

他們利用這個口號幹了許多罪惡勾當。（這正如他們利用所謂四大流語文教育地位平等這個口號而實質幹的却是抬高英語地位消滅馬、華、印族的語文和繼續推行奴化教育的作法一模一樣）。現在，拉赫曼——拉查克集團也祭起這個口號，做法也是和李光耀集團的一樣。只要看看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內的効子手之一內政部長伊斯邁的談話就可一清二楚了。他說：“我們目前正在朝向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概念前進，但這仍然是一條遙遠的路”。如果照他們的官方喉舌“馬來使者報”說的却是這個口號“沒有完善”。這就是說“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可以祭起的，但是，他們照舊要幹的還是馬來沙文主義政策，而且要加緊有效地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以實現他們的馬來沙文主義口號“巫來由人的馬來西亞”。如果，我們深入地分析起來，所謂“馬來人”，那是不包括廣大馬來族勞動人民在內的，而只是他們這一伙馬來官僚資本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而已。他們祭起“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個口號，只不過是為方便他們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只是使他們在施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的過程中減少阻力而已。但是，現在各族廣大人民已經看透了他們的反動本質，是不易再上當了，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妄圖欺騙各族廣大人民是欺騙不了的。

馬來西亞是馬來西亞人民的，這包括馬、華、印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在內，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是不包括在內的。我們要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讓我們徹底砸爛英帝及其走狗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什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巫來由人的馬來西亞”或者什麼“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等等破爛貨。讓我們沿着馬來西亞共產黨指出的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奮勇前進，為建立馬來西亞人民共和國而奮鬥到底！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據新華社訊：朝鮮「勞動新聞」最近發表一篇題為「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文章，揭露和譴責美帝國主義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嚴重地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文章強調指出，現在日本又一次以危險的侵略勢力的角色出現在亞洲，在歷史上，最強韌，最野蠻，最殘忍無道和最狡猾的日本軍國主義，今天同侵略戰爭的主要勢力，國際憲兵，現代殖民主義的堡壘以及世界帝國主義的頭目美帝國主義結成了從屬的同盟關係，由於它忠實地為美帝的戰略計服務，所以它具有雙重性、反動性和侵略性。

美帝國主義為了支撐它的已經破產的亞洲戰略，制定了「新亞洲政策」，妄圖更加露骨地全面地推行臭名遠揚的「使亞洲人打亞洲人」的侵略手法。美帝按其蓄謀已久的計劃，把正在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放在侵略亞洲的最前方，特別是妄想把它作為實行軍事侵略的主要突擊力量。

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下，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正在復活，並且已走上了侵略海外的道路。日本軍國主義喜歡美帝國主義的「新亞洲政策」，並且把它作為全面實現侵略亞洲的帝國主義擴張野心的絕好機會。

美日的「聯合公報」是日美帝國主義公然叫囂在七十年代進一步完成重新武裝日本軍國主義，並且把它推到前面，在亞洲共同地加強支配和掠奪殖民地，進行新的侵略戰爭的強盜式的宣言。

文章說，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對南朝鮮的重新侵略是美日帝國主義新的侵略性的，相互勾結的直接產物，是日本軍國主義企圖首先侵略朝鮮，並以此作為跳板，對亞洲進行侵略的傳統戰略計劃的具體表現。

文章說：美日「聯合公報」發表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加強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惡心污蔑和誹謗，更露骨地暴露了對朝鮮的軍事侵略企圖。

最近，佐藤集團在日本國會上公然表明在美帝挑起戰爭的時候，「不能隔岸觀火」，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部隊就要向朝鮮出動，甚至叫黨要考慮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先發制人」的戰爭。

佐藤為了追隨美帝在朝鮮發動的侵略戰爭，真是瘋狂到了極點。

(轉入第三版)

支持新山同學們的正義鬥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四月四日電)最近一個多月，柔佛新山惹化爾英文中學、英文學院和寬柔中學等幾間學學校，接連出現大批標語、傳單和大字報，抗議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瘋狂推行消滅華文教育的反動政策和野蠻迫害學生的罪惡行徑，號召同學們起來造反。

據惹化爾中學同學們的大字報揭露：學校當局按照傀儡集團的密令，處心積慮地排斥華文課程，不把華文課程列入課程表，也不多聘請各民族語文，特別是華文和印度文的教師。這些反動的措施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和抗議，同學們提出了把華文列入課程表，和增加各民族語文教師的正當要求。可是，學校當局

但不全部加以拒絕，而且勾結政治部迫害學生，封閉「華文學會」，開除七位同學。此外，傀儡集團的特務還四處恐嚇學生家長，學校當局又用威逼利誘的手段，要被開除同學的家長帶領他們的孩子到學校低頭認罪。傀儡集團和學校當局的這些卑鄙的行爲受到同學們和各階層人民的譴責，也遭到學生家長的抵制。新山同學們做得對！做得好！他們的鬥爭是正義的！他們的行動反映了全國各地同學們的革命意志。

大家知道，不管是拉赫曼—拉查克集團，還是李光耀集團，從他們上台那一天起就奉行他們帝國主義主子的、極端反動的奴化教育。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徹底消滅各民族，首先是華族、印度族的文化教育。儘管這兩個傀儡集團在推行這個政策的過程中打着不同的旗號，但是，他們販賣的貨色却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英語至上」這就是貢輸效忠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為維護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動統治服務。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我國各民族青少年訓練成爲像革命導師列寧所說的那樣：「即能替主子們創造利潤，又不會侵擾主人安寧的稱心如意的奴僕。」

「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後，拉赫曼—拉查克集團更全面地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爲了適應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馬來沙文主義政策，他們消滅華族和印度族文化教育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他們不僅從師資、課程、學校經費、考試制度等方面千

(接自第四版)

不久前還叫蘇什麼朝鮮是從日本分裂出來而獨立的，朝鮮人民是日本的國民，遭對朝鮮人民毫無惡毒的污蔑，這就不難看出日本軍國主義妄圖併吞朝鮮的強盜的侵略本性。

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重新侵略，給南朝鮮人民帶來了更大的不幸和災難，阻礙了四千萬朝鶴人民一致的宿願——祖國的和平統一。

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帝一樣，是我們直接對峙的最危險的侵略勢力。日本軍國主義重返我國南方，橫行霸道，甚至計劃開進侵略軍隊，對此具有民族良心的朝鮮人誰都不能袖手旁觀。

在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重新侵略的同時，還要剷除它的走狗。

南朝鮮人民爲了從殖民地奴役中擺脫出來，求得自由和解放，必須趕走美帝國主義者，粉碎日本軍國主義的重新侵略，打倒反共黑幫集團。

文章說：日本軍國主義妄圖伙同美帝侵略朝鮮，進而侵略亞洲的瘋狂的侵略陰謀活動，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地區的局勢，對世界和平和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脅。在亞洲和全世界一

方百計摧殘華文和印度文學校，而且採取法西斯手段剝奪各族人民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語言的權利，強制規定馬來語爲唯一的所謂的「國語」這就必然要引起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新山同學們的鬥爭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逼出來的。

拉赫曼—拉查克集團爲了鎮壓同學們和各階層人民爭取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妄圖以「共產黨顛覆活動」的罪名來嚇人，這是枉費心機的。

我國各族人民從長期鬥爭中認識到：共產黨是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救星，共產黨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反對任何一個民族享有特別的權利。在文化問題，共產黨要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文化，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教育問題，共產黨要堅決對付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制度，實現各民族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文的平等權利，發展符合新民主主義政治和經濟的教育事業。列寧在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的光輝著作中，明確地指示：「不允許任何民族特權和不平等，打倒一切封建壓迫，打倒一切民族壓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語言的一切特權，這是無產階級對待民主力量的絕對原則。」列寧堅決反對俄國反動階級把俄羅斯語強制規定爲「通用國語」。他在“需要施行應用國語嗎？”這篇文章提出了鮮明的號召，「必須取消「應用國語」，保證居民能夠運用各種當地語言在學校中授課，並在憲法中加進不准某一民族擁有任何特權，不許對少數民族的權利有任何侵犯這樣的一條基本法律。」共產黨這些主張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因此是正確，是完全符合各民族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也代表了各民族同學和一切有正義感的教師和家長的願望。

教育問題歸根到底是政權問題，我們相信各民族各階層人民一定會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爲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而努力！

行動起來，堅決支持新山同學們的正義鬥爭！

切愛好和平人民面前，提出了如下的迫切任務，即重視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一致行動起來，制止和粉碎其侵略野心。

文章說：顯而易見，慣用最殘暴的殖民統治方法和慣於發動背信棄義突然襲擊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服從美帝的侵略要求和滿足他們本身日益增長的侵略野心，又走上了肆無忌憚地進行一切罪惡活動的道路。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者公然揚言要重新研究和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論。這決不是偶然的。

文章強調指出，這一切都說明，決不能低估日本軍國主義的危險性，決不能認爲它距離發動侵略戰爭尚遠。決不能忘記歷史教訓，對日本統治階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決不能在美日矛盾加劇時可資利用的藉口下取消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或者以此來削弱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不能親近日本佐藤政府，同它進行任何政治交易，來穩住或轉移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和擴大野心。如果無視日本軍國主義的危險性，不同它進行鬥爭，同佐藤反動政府親近，那麼，在實際上，就是掩蓋了日本統治階級偽善的真面目，助長其

(轉入第六版)

各族勞動人民才是馬來亞的主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四月十二日電)窮兇極惡的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冒天下之大不，進行採取法西斯措施，剝奪廣大華族、印度族和其他民族群衆的公民權和工作權。在三月份傀儡政權用「工作准證」已經滿期作藉口把四萬五千工人驅入失業的行列，到六月份就將有六萬五千人被剝奪謀生的權利，這些殘遭迫害的工人大部分是膠園、椰園和油棕園的印度族農業工人，對他們說來失業不僅意味着飢餓，流離失所，而且還要被趕出去。

在「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之後，為了加緊迫害各民族，特別是華印族勞動人民，傀儡政權，首先強令所有持有紅色身份證的人去登記，要他們申請工作准證，否則不許繼續工作，這個反動的措施羅上使五十萬群衆受到失業的威脅，接着，傀儡政權又製造新的藉口，不承認自己發出的公民證，悍然取消了二十五萬人的公民權，有許多人為了保住職業被迫重新申請公民權。他們雖然都具備傀儡政權所規定的條件，但是，傀儡當局仍然百般刁難。

出生證明書上的名字拼寫錯了、父母結婚或母親生育等沒有在僑官廳登記等等都可以成為理由拒絕你的申請。

甚至有些申請人的父母已經去世，却非要他們親自證明不可。總而言之，既然剝奪了你的公民權，你就休想申請了。也還有許多人儘管有了公民證，可是，老板在傀儡政權的授意下，也可以藉口你的健康不夠條件而把你開除。

上面說的還是比較「客氣」的辦法，實際上在以拉查克爲首的僞「作戰委員會」的統治下，只要以對傀儡集團的民族壓迫政策表示不滿，就馬上給你戴上一頂「反國家份子」的帽子，剝奪你的公民權，叫你失業，罰你坐牢。

「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之後，不知有多少無辜的各族同胞，就因為法西斯政權的殘酷迫害而失去生活依，以至人生自由。在人民群衆忍無可忍廣泛起來反抗的時候，拉那耶南等一小撮反動政客和工頭，却向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的劔子手們獻功頌德，還奴顏卑膝的向傀儡當局表示要號召失業的工人去替僑官僚資本家義務勞動，清理荒蕪了的大膠園。他們甚至妄圖誘騙被迫害的印度農業工人向傀儡集團求情，把公民證錢給工人，真是狗相十足。

印度族農業工人和各族勞動者一樣，本來就是我們國家的真正主人，都是當然公民。

誰是公民？誰是非公民？這是佔我國人口百分之一以上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各族人民群衆才有權決定的。人民當家作主，行使自己的權利的日子是一定快到來的。到時候帝

(接自第五版)

海外擴張，加強了美帝在亞洲的地位。

文章說：今天，對日本軍國主義採取什麼態度，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它檢驗是否堅決反對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是否真心擁護亞洲的和平和安全，是否爲爭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而進行鬥爭。爲此，要求不斷地全面地揭露美帝同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爲奸的陰險內幕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最大限度地提高警惕性。

文章說，正如歷史所證實的那樣，軍國主義本身就孕育着覆滅的種子，帝國主義者橫行霸道，任意侵略別國，爲所欲爲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文章最後說：如果美帝和日本軍國主義者不顧第一次世

國主義的走狗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以及一切反革命、反人民的分子都要被剝奪一切權利，都是專這個對象。

現在，拉赫曼——拉查克集團在其帝國主義主子的唆使下，大肆煽動馬來沙文主義，肆無忌憚的歪曲歷史，竟然把我國各族人民分爲土著民族和外來民族，妄圖迫害各族人民的反帝大團結，並以此爲藉口來剝奪華、印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基本權利，他們這個惡毒的陰謀，是注定要失敗的。

歷史是不容許任何人歪曲的，我國各族人民，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其他國家，馬來族也不例外。把馬來族稱爲土著民族，把華印和其他民族稱爲外來民族，是帝國主義爲了他的殖民統治和捏造謬論。現在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爲了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就利用這個無視歷史事實的荒謬理論，來壓迫和剝削包括馬來族在內的各族勞動人民。遠重歷史的人都知道，馬來族人口的一半是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三一年的四十年間從印度尼西亞各地移來的，另外一半人口的中間包括現在的傀儡蘇丹和貴族的祖宗，絕大部分也是來自印尼蘇門答臘和蘇拉維西等地區的。一百三十多年前馬來西半島各民族人口還不到三十萬人，馬來族人口只有二十萬人左右。當時雪蘭莪州各族人口只有一萬二千人。由此可見，一百多年之間馬來族人口如果沒有大量移民，是不可能增加十多倍的。英帝的人口統計官杜麥蘭也不得不供認說：“馬來族人口很大部分是新近區的移民！更大部分不能有稱是世世代代定居在馬來西半島的土著。

幾百年前，馬來族就有印度、中國和印度的移民，一百多年前英帝爲了掠奪我國天然資源，使以及其殘忍和卑鄙的手段，從印尼、中國和印度拐騙和綁架大批農民到馬來西半島充當豬仔或企業工人。我國所有的城市、鐵路、公路、膠園、錫礦以及一些社會財富有那一樣不是各族勞動者共同創造的，在長期反帝革命鬥爭中，難道不是各族勞動人民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帝國主義及期走狗一貫企圖破壞我國各族勞動人民的革命團結，我們一定要和他們針鋒相對，加強團結，擁護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不聽從以敵人的任何反動法律措施，在馬來西半島的領導下，發展武裝鬥爭。只有這樣才能打倒英帝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使各族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經驗，無視今天的嚴正現實，胆敢發動新的侵略和殖民掠奪戰爭，那麼他們必將加速走入無可挽回的覆滅的坟墓之中。



山的過路——一暮
一橋擋子裏面出政權——一井
東明·



星火

新公民科歌

一公民改編

熱
誠

冷

嘲

馬 武

李光耀挖刀管教育，強迫學生作祖灰，如今再添“公民科”，硬要學生作順民。諸位如果不知道，請聽我的解釋：

第一章：剛強勇猛
譬如猪羅力如牛，乖乖受宰又勤工作，老了無用應跳槽，撞死還可熬熬油，新興工業要此貨，身為公民要馴服。

第二章：要愛國

還是新興“共和國”，專供美軍夜生活，可惜紫娼不夠多，大兵良宵難覓遇。女大當娼這愛國，男大作奴是愛國，只要洋人稱贊好，蒙羞受辱也快活！

第三章：效忠

忠於英不列顛，忠於“共和國”，沒有英國沒有我”。不幸毒青皮種，可是要長紅毛心，嗚呼帝國日將落，現在敬忠美帝國。

身為走狗兩家主，搖尾乞憐也光宗耀祖！

第四章：要納稅

年幼可看 ATOMAN，年青可跳 ▲ 00 00
吃喝嫖賭樣樣有，人間天堂多好過。
繁榮生活要代價，繳稅自比牛毛多。
好公民要乖乖納稅，沒錢可以餽肚皮喝開水。

第五章：“民主”真縮

你是民衆我是主，你要聽命力反共。
工人要聽老板話，嚴禁共產黨思想；
不罷工來講“民主”，你作奴來我把福享，
這就是美妙的“議會民主”，西方老爺的傳家寶。

靜靜告訴你：行動黨的「衛生部長」有一個姪女，叫做“罰款部長”——在所謂「清潔條例」下，不知道有多少小販、小市民、窮苦人被法西斯行動黨政權的狗官狗頭拉上法庭列隊罰款。每個被拉上法庭的人，都不由得你分明，只問你一句「認罪不認罪」認罪的，起碼二十五塊錢被刮去。不認罪的，可能被罰高達五百元。最近，又要對出烏煙的汽車的司機敲錢，還要對在戲院及公共場所抽菸的人採取行動，向他們敲錢。總之，動不動就是罰款，是「衛生部長」每天想的問題和做的工作。

抽菸固然於身體有害，汽車出烏煙固然有會弄髒空氣，但是，為什麼行動黨政權發出的不要吸煙以及避免汽車出烏煙的號召沒有人理睬呢？為什麼要採取強制與罰款行動呢？這豈不是證明人民對於政府的號召不予以理會嗎？醉翁之意不在酒，禁止汽車出烏煙，禁止公共場所吸煙，都不是行動黨政權的本意，它的本意是要刮錢。



保持清潔衛生，據說是為了人民的健康，然而為什麼人民都不自動不自覺呢？難道人民都不愛護自己在這個地方當家做主。一旦人民當家做主人，那有不愛護人民自己土地之理，那時還用得着什麼罰款，抽稅等強迫手段嗎？

人們把行動黨政權建的那些組屋叫做「政府屋」——是「政府」的房子，不是人民的，切記切記。既

「新公民社會」

紅馬義



新華華麗華
這是個繁華社會
到處興建高樓大廈
貧民不許住貧民窟
一把無情火
把你趕進「政府屋」
你說還不起屋租
那是你不會享福！

「政府」叫你這樣來應付：
要嘛打臉皮充胖子
四處舉債來度日
要嘛緊束袴帶付房租
省吃省穿住「政府屋」！
如果你實在走投無路
「政府屋」起得比天高
最後一層樓有你一條路！
不，不，不！
那些不是活道路
要生存就得鬥爭！
有壓迫就該反抗！
窮苦人們心一條
一起造反是活路！

然是行動黨「政府」的，人民就不愛護了。當沒有「政府人」在場的時候，拋垃圾啦、塗牆壁啦、損毀公共電話啦，樣樣來。為什麼呢？因為「那是政府的」。這個「政府」從來就不給人民好印象，從來不愛護人民，人民又憑什麼要愛護「政府」的東西呢？懂得其中理由的人，就會知道行動黨政權在人民心目中是什麼東西了。

如果一個政府是人民真正擁護的，是愛護人民的，不剝削人民的，人民當然會讚揚這個人民的政府，當然不會敵視人民的政府的，這個道理誰不明白？

寒 烟

原訂今年出版的「人民雜誌」，由於人手關係及一些目前仍然無法克服的客觀困難，經決議延出版。有關各方面同志們的關心，及作者們的關懷投稿，我們謹致萬分歉意和謝謝！

人民論壇第九十二期第七版（評「限制婦女生假期」和「墮胎法令」）應更正為（評「限制婦女生產假期」和「墮胎法令」）。

〔人民論壇〕編輯部 謹啓

五國聯防軍演的罪惡勾當

演習掩不住紙老虎
原形

由美帝國主義一手操縱的東南亞公約軍事集團最近剛剛結束了在菲律賓舉行的「軍事演習」；而由英帝國主義一手策劃的所謂五國聯防軍事演習，即將在本月開始，直到六月。美帝英帝這樣緊張地在東南亞地區舉行所謂軍事演習，展示它們的軍事力量，這就反映了在東南亞各國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革命武裝鬥爭）沉重打擊下，它們正在盡一切能力，作垂死掙扎。它們想通過炫耀武力，來嚇嚇各國革命人民，那真是痴心妄想；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泰國人民，菲律賓人民，我國馬來亞人民以及其他各國革命人民早就戳穿了它們的紙老虎面目。它們想依靠參加演習的那些軍隊、飛機、戰艦，把自己裝扮的「有力量」，這不是白日作夢嗎？紙老虎終歸是紙老虎的！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為自身的解放而戰鬥的各國人民是不怕，她不怕，嚇不倒的！正如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所播出，在我國已經打出了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式下，英帝及其走狗「軍事演習」，正反映了它們「陣營內部的一片驚慌和混亂。」

通过演習取勝可笑
文極

這次所謂「演習」，還假定了一個位於馬泰之間的「假想敵人」，要把它「剿滅」，這不正好暴露了英帝及其走狗，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革命武裝力量的打擊下，計窮力拙，竟想在「演習」中尋求勝利，實在可笑之極！

可以斷言，無論英帝，及其僕從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新加坡、吉隆坡兩個傀儡集團如何「加強」所謂「軍事合作的效能」，都是無法挽救其必將滅亡的命運的，它們終要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李光耀集團的

騙局被拆穿了

這次所謂「五國聯防軍事演習」，也充分地暴露了英帝為了維持它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保存在我國的殖民利益，糾集它的僕從和傀儡，搞「五國聯防」的罪惡陰謀。那就是英帝已奄奄一息了，為了進行垂死掙扎，它要僕從和傀儡出更多錢，搜羅更多炮灰，來鎮壓我國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裝鬥爭。拉赫曼—拉查克傀儡政權和李光耀傀儡政權，大量增加國防開支，擴軍備戰，正是按照主子的需要辦事的。

這次李光耀傀儡集團在英帝主子指揮棒的指揮下，派出第五步兵營的九百名士兵（其中八十巴仙是國民服役人員）參加「軍事演習」，接受「森林作戰訓練」，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狂熱地抽兵、買武器、是為了供英帝的驅使，鎮壓馬來亞革命武裝鬥爭——特別是馬來亞北方邊境的人民軍隊。李光耀傀儡集團一路來胡吹的什麼「保衛星加坡」的騙局破產了。

李光耀傀儡集團忠實地為帝國主義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惡陰謀效勞，利用欺騙和強制的手段驅使人民充當炮灰，苟資沉重的國防開銷，只能激起人民的憤怒和仇恨；團結起來同它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柬埔寨政變是美帝一手策劃的

（馬來亞革命之聲四月四日電）柬埔寨右派集團在美帝指揮下，三月十一日在金邊策劃了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南方共和的罪惡活動。他們指使暴徒襲擊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南方共和駐柬埔寨的使館。反越暴力事件發生後，由美帝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立刻宣佈，給了柬埔寨一百六十七萬美元優惠貸款，還給了柬埔寨八萬美元的贈款。

與此同時，美軍艦一艘，二月中闖進柬埔寨水域，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右派集團就發動政變，實行赤裸裸的法西斯專政。

三月十九日，美國國務院連忙宣佈：「美國承認柬埔寨新政權」。美帝的走狗阮文紹和泰國反動派也馬上發表和他們主子一樣的聲明。阮文紹還露骨地叫囂：南越偽軍準備和柬埔寨右派集團作出安排，在邊界沿線執行一項共同計劃。

在政變前後，美帝軍政頭目紛紛發表談話，為柬埔寨右派集團撐腰打氣，出謀劃策。美國壟斷資本的報刊贊揚右派集團，說什麼「政變是值得歡迎的。」並且表示相信：右派集團奪取政權之後，就能夠改善南越的軍事形勢。

十分明顯，柬埔寨的政變是美帝一手策劃。美帝在柬埔寨發動政變，扶植傀儡政權。這是美帝在印度支那推行「尼克松主義」的一個陰謀，這是美帝為了挽救自己的失敗，強化侵略越南和侵略整個印度支那戰爭的罪惡計劃的組成部分。

柬埔寨的政變又一次表明，美帝的豺狼本性是至死也不會改變的。不管白宮的主人是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還是尼克松，美帝妄圖把整個印度支那變成他們殖民地和軍事基地的侵略野心都是一樣的。

尼克松上台以後，大搞反革命的兩手戰爭。他一方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配合之下，大搞「和平」騙局；另一方面，以戰爭「越南化」為烟幕，繼續強化越南戰爭，同時，還增派軍隊去侵略老撾。現在又策動柬埔寨政變，企圖擴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威脅東南亞各國人民，所有這些事實，都一再說明美帝國印度支那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是東南亞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毛主席教導我們：「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業，寄託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過加強團結，堅持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各國人民都具有堅持長期革命武裝鬥爭的光榮傳統，一定要加強團結，發展人民戰爭，粉碎帝國主義的一切陰謀，奪取最後的勝利。